张 维 主编

往事非烟

花城出版社
FLOWER CITY PUBLISHING HOUSE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往事非烟

张 维 主编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往事非烟
张维主编.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5．5
ISBN 7－5360－4550－6

Ⅰ.往...
Ⅱ.张...
Ⅲ.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8623 号

责任编辑：詹秀敏　李　谓
技术编辑：赵　琪
平面设计：苏　芸
封面及内文摄影：苏　芸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官侨彩印有限公司
（广州番禺区石楼）
开　　本　880×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13.375　　1 插页
字　　数　300,000 字
版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4550－6/I·3622
定　　价　2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往事非烟



目 录

张　维◇序 \ 1
何立伟◇一张“全家福” \ 1
肖建国◇械斗在前 \ 4
张宇航◇难且益真 \ 13
残　雪◇把生活变成艺术 \ 20
李清明◇车缘 \ 24
楚　良◇知遇鼓浪屿 \ 27
叶文玲◇头发 \ 31
杨福音◇娭毑的小脚 \ 34
叶永烈◇启蒙情深 \ 36
范若丁◇尿床 \ 43
肖复兴◇想念铁匠老孙 \ 50
肖复兴◇重返大兴岛 \ 55
何继青◇舅公 \ 60
肖建国◇初做县太爷 \ 67
肖存玉◇我的亲生父母 \ 76

谭光荣◇失色照片 \ 81
洪三泰◇艾青——艾草青青 \ 87
郭小东◇革命的家信 \ 92
西篱◇哥哥 \ 100
苏晨◇少年亡国奴 \ 105
金岱◇父亲身上的文化铭刻 \ 112
关筱◇我们差点做了俘虏 \ 119
陈耀光◇孝道 \ 124
李士非◇收音机引出的故事 \ 127
郑玲◇死在秘谷 \ 131
田瑛◇童年光景 \ 136
钟洁玲◇三见王小波 \ 143
覃志端◇又见《铁道卫士》 \ 152
黄璋尊◇母校旧事 \ 155
南翔◇岁月能敌 \ 160
傅建文◇哦，父亲…… \ 165
柳明◇二舅不种罂粟 \ 170
贾梦玮◇无枫堂 \ 175
李穗华◇我与外公 \ 184

李清明◇ “支书”生涯 \ 189
垂　真◇老屋 \ 197
何先培◇那一个小院 \ 200
赖海晏◇我毕生难忘的秦牧 \ 205
谢新源◇ “高原红” \ 208
杨福音◇一张老照片的补充 \ 213
程贤章◇艰难痛苦的作家梦 \ 216
黄天源◇男儿有泪 \ 221
顾　艳◇在这苍茫的人世上 \ 226
陆基民◇跪送爷爷 \ 229
苏方桂◇文字勾来的妻 \ 235
谷雪儿◇慈祥的母亲 \ 240
贾梦玮◇宁海路 5 号 \ 251
李扬辉◇军歌嘹亮 \ 257
少　古◇父亲的礼物 \ 263
张　毅◇一次别开生面的联欢 \ 268
穆　夫◇子虚乌有被评奖 \ 274
郭小宁◇母亲的背脊 \ 277
杨光治◇诗坛“席慕蓉热”前后 \ 283

杨羽仪◇大峡谷童话 \ 289
陶忠华◇怀念母亲 \ 292
郭小东◇我的九次车祸 \ 295
张燕驰◇寺庙里的女人 \ 303
周围◇月食 \ 308
谢文杰◇京城徐秘 \ 313
卢锡铭◇篝火夜话 \ 317
陈定兴◇如烟如云的手 \ 322
张雪峰◇记忆高考 \ 325
杨宏量◇一次难忘的飞行 \ 328
黄焕元◇ “两航”起义忆述 \ 331
顾其行◇难忘的日子 \ 339
李存修◇我为杨振宁当翻译 \ 342
张真宜◇橄榄树 \ 347
晓剑◇霜 \ 350
陈庆钱◇初恋情 姐弟谊 \ 355
朱崇山◇上海往事 \ 360
廖华◇永恒的关爱 \ 363
黄晓阳◇金婚玫瑰 \ 366

朱江荣◇卖蒲包 \ 371
曹南才◇难解的情结 \ 375
黄　旭◇沙坪风雨　历史奇缘 \ 378
信　能◇婚姻引出的故事 \ 381
陈　娟◇约稿黄秋耘 \ 384
李百容◇丁基——是记者，也是战士 \ 388
向　乾◇黑夜里的狂奔 \ 392
王　凯◇回家 \ 400
谢望新◇珍藏起一个名字：母亲 \ 404

邹　镇◇**后记** \ 419

序

张　维

《往事非烟》征文开锣时，记得还是盛夏，到征文结束，虽然岭南气候，窗外依然飞红溢绿，却已是岁末寒冬。屈指算来，整个征文活动持续了四个月之久，大大超出原定计划。个中原因，都为应征者热情太高，两部电话常常此起彼伏响个不停，有咨询征文要求的，有询问稿件下落处理结果的。更有心急的直接跑到编辑部来，坚持要找到责任编辑谈稿子。其中不乏走路都颤颤抖抖的老人家。他们的精神太过感人。也便让主持人一次又一次要宣告结束而事实上却欲罢不能。搞一个文学征文能弄到如此热闹，对今天日益边缘化的文学，也算一个小小的慰藉。

爱好者之所以会产生如此持续的热情，除了《羊城晚报》在文艺界的号召力，另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题材。征文题材以忆旧为弓，以世情为弦，宽泛的题材，让不同年龄，不同经历，不同职业的人都可以调动自己沉淀多年珍贵的记忆，演奏出非常个性化的动人的旋律来。

从来稿和选用的作品内容上看，以描写祖辈父辈者居多。其次才是本人的经历。这也难怪，中国人是最讲孝道的，征文活动正是人们表达他们对长辈缅怀追思最好的机会。

毋庸讳言，这些作品，常常要涉及到贫穷、困苦，以及社会动荡给家庭给子女带来的压抑和折磨。这是我们三五代人挥之不去的记忆。我们的人民，曾经在很长很长的日子里挣扎在困厄之中。我们的长辈在极其困难的时期，不但要用自己瘦弱的身子骨肩起全家生存的负担，还要拼命保住儿女未来的希望。在很长时间，中国几乎没有富人，只是贫穷的程度稍有不同而已。

当然，如果仅仅是玩味贫穷和苦难，读者得到的便只能是伤感和尤怨，而这批作品最可贵、最感人的正在于这些沉淀往事的文字中记录着主人翁们的灵魂在遭逢苦难之水淬火时飞溅出的人性火花。这火花自然流露，至美至善，使人间的亲情，友情乃至一切真爱得到升华，得以纯净，温暖了寒冷的日子。

我们用坚实的脚步走过了贫穷和困苦，我们也将用同样坚实的脚步走向富足和安康。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张“全家福”

何立伟

这张照片摄于1965年国庆节，是我们家里很少的三两张“全家福”之一。可是，“全家福”怎么没有我父亲呢？是的，他缺席了。那时候，他还在衡阳搞“社教”，忙得连国庆节都没回家。“社教”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简称。从五十年代末期开始，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基本处在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之中。人们很亢奋，也很盲目，拥护所有的运动，也参与所有的运动。我父亲在一个瓷厂搞“社教”，身兼工作队队长，他没有道理不积极。节假日不回家，那是常事。那个时代的人有一种懵懵懂懂的乐观主义，以为开展一场运动，社会就会净化，国家就会进步，红色江山就会牢固并且蒸蒸日上。照片中

我母亲脸上的表情就折射了那个时代的光彩，她显得那么开朗明快，那么乐观向上。那时候，我眼中的大人，几乎脸上都洋溢着这样的表情。那是个幼稚的时代，天真浪漫的时代，也是几乎接近疯狂的时代——只是还没有人感觉到这一点。历史只有在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所有的时代路标才会如此醒目。

那天上午，我母亲带着我和两个妹妹在长沙的五一路上看了国庆大游行，之后，就在云芳照相馆照了这张“全家福”。我那时候刚刚当上少先队的小队长，显见得比两个妹妹要多一份张扬的骄傲。我母亲留着那个时代革命妇女典型的齐耳短发，人到中年，却朝气蓬勃。有一首在当时最流行的合唱曲，叫《我们走在大路上》，头两句歌词就是“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我母亲的表情就符合这两句歌词。两个妹妹都是一脸天真纯洁，眼睛在摄影师的调摆下朝前凝视，仿佛她们的目光可以抵达明天。

照相在那时候是件大事。我们都很兴奋。加上之前我们还看了游行，就更是喜气洋洋。每年国庆节，工农商学兵都上街游行，工人扎着彩车，农民举着粮食，当兵的摆着方阵，还有锣鼓喧天，秧歌飞舞，口号阵阵。观看这样的游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看热闹，而是真切地融入到其实极为虚幻的革命狂情之中去。游行的人和看游行的人，个个都是“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所以看完游行再去照相，我们一家人脸上的余兴真是昭然若揭。感谢照相机的快门，它在一瞬之间勾留住了那个时代的兴奋、幸福和懵懂。

照完相之后，我们到长沙最有名的“火宫殿”去。我母亲为了让我们记住一个国家的生日比什么都要喜庆，专门在“火宫殿”犒劳我们兄妹三人。点了许多小吃，龙脂猪血呵，白粒丸呵，春卷呵，臭豆腐干子呵，让我们狠狠美餐了一顿。要知

道，那时候，这样的犒劳是相当奢侈的。我记忆之中，在我12岁之前，总共只怕才享受过两三回。

吃东西的时候，我们兄妹都记起了父亲。我们念叨着他。我们说要是爸爸和我们在一起过节那多好。母亲说，你爸爸要搞革命工作。他不回来是对的。我母亲接着就给我们讲了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的道理。母亲还说，每年都有国庆，等明年再和爸爸一起过节。那时候，我们再照一张真正的“全家福”，再到“火宫殿”来吃一餐。

可是，我母亲根本想不到，半年多之后，“文化革命”开始了。这一次的运动，和以往的运动大不一样。整个民族都陷入了灾难。我们一家流落在三四处地方，再也没机会照一张“全家福”，也再没机会到“火宫殿”大吃一顿。

直到八年之后，我们全家才在一起聚首。但我们每个人脸上的表情，与这张照片中的表情，已大为不同了。

我们的脸上，明显都写了两个字：沧桑。

械斗在前

肖建国

那天是1986年3月12日，阴湿天，空中飘着碎雨。傍晚6点钟，我刚刚回到县城，刚刚打开房门，县政府办的小李就追着屁股在门口叫我了。他说，雷坪矿的花果山又杀架子了，我们县油麻乡死了一个刘姓农民。袁县长要你马上上去。

我一惊，返身出门。到了路口，县政府的吉普车已经等在那里，县公安局曾局长、治安股黄股长等一干人都肃着脸坐在里面了。我跳上车，汽车便直奔油麻乡而去。

8时10分，车到太平村。村委会很矮，很大，聚了很多人，一片嘈乱。乡政府的领导也都到了，被围在人群里头。我叫过乡党委书记，简单问了问情况。原来是太平村刘姓农民在

花果山黄婆窿的14号锡矿洞今早打出了“旺火”，桂阳方面的邓姓农民过来抢矿，有了争执，动了手，响了炸药，死了人。死者还摆在14号的洞口。

我知道事情严重了。此地人密，村落多，方圆几十里主要是三大姓：邓、黄、刘。邓姓和黄姓积有夙怨，50年前就因为争坟山而械斗，流了血死了人。进入到20世纪80年代，四方农民拥入花果山开采锡矿和砒砂矿，为争山，为争矿，为争路，纠纷时起，打斗不断，宗族姓氏之间的夙怨又重新抬头，且有蔓延之势。我下来挂职副县长，分管政法工作一年多，大部分时间是在这块土地上处理各种纠纷。此前邓姓和黄姓一桩纵火事件尚未了结，现在邓姓和刘姓又添一宗命案，倘若黄姓和刘姓联手，事情就大了。

果然，村支书在会上就谈到了一个情况，村里已经收到了黄姓派人送来的帖子，要求联合跟邓姓决一死战。据说帖子言辞激烈，信誓旦旦，还文采斐然，很有旧学功底。

很显然这份帖子已经派发到周遭的十里八乡了。

我无心久留，匆匆向乡、村两级领导交代了两宗要求：一、做好死者家属的安抚工作；二、村里的人谁也不准参与械斗；便带着原班人马直扑雷坪矿。

夜12点，到雷坪矿。在会议室坐下，喘息甫定，地区公安处和桂阳县方面的领导也到了。地区公安处牵头的领导，早先是副处长，现为调研员。此公个头不高，但是十分壮实，黝黑脸，浓眉锐目，一头花白短发，很是威严。调研员跟我父亲是同乡，解放初期还是同行，所以，我在他的眼里当属小辈。半年前，我跟他在雷坪矿的万金坳上第一次见面，聊起我们的家世渊源，他忽然没来由地说了句：“他妈的，你还只30岁就当副县长了！”言下，感情十分复杂。此后有过几次交道，

他给我突出的印象是：办事果断，作风硬朗，主观意志很强，有时会有意无意地偏袒他想要偏袒的一方——他是桂阳人。感觉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很惊讶，也很难过。头一次，我忍了；第二次，我也忍了；第三次，我终于忍不住说了。我希望他站在政府的立场上公正地处理事情。从此，他见到我，那严峻而老练的脸上就会透出一种不屑的气息。

那天晚上的会议一直开到凌晨5点钟，大家在几件事情的处理上基本达成协议。散会时，远处山垭口上已经吐出一缕曙光。我们各自在矿招待所找地方睡了。

一觉睡醒，天已大亮。推窗望去，天低云稀，日光炫眼。我忙叫起我们的人，上了万金坳。

万金坳早先荒无人烟，5年前，农民们涌来开采锡矿和砒砂矿后，一时热闹非凡。那条之字形土路两旁，一幢挨一幢矗起了杉树条和芦席搭成的简易饭铺，里面每张桌子旁边都坐满了人，闹闹哄哄，油锅炒菜的香辣味呛鼻而来。

很多地摊上摆着扳手、钳子、手锤、针、线、皮带、手电筒、蜡烛、口罩、花短裤。一张旧牌桌后面坐了推算文王八卦的老者。两丈多宽的土路上拥满了人，来来往往，晃晃悠悠，比赶集还挤。人们的衣服上巴满了黄褐色的泥巴印子。有的人头发是黄色的，脸块是黄色的，脚下也是黄色的。有的人把长手电筒像冲锋枪一样背在身上。神色安详，景象升平，昨天的血案似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我想起一副对联的上联："天下熙熙，皆为利来"。这景象使人心定。

然而事情是断不能让人心定的，待我在山上转了一圈，看了14号窿洞，串了几座工棚，安抚了一阵人心，傍黑边了，回到雷坪矿，地区的调研员早已派人在等着了。

来人说了两件事：一、地区的人到我们县太平村做工作，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